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
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
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百相取禍
下今同慨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

詩曰采葑

水其美以

下谷用口

之因人之

一草邪

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

樂梁
實是人

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燕之宰不

墨

雖其不智
所以不仁
故于與曰
不仁不智

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

希獨為君
子怕人分
功明不思
愛其助之
古今有幾
入哉比易
史所以美

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
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
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
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
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
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
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
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
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

希獨為君
人精和知
聖書

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
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
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
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
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
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
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
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
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

八谷有量
寡則縮過
則傾是以
君子酌器

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
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
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
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
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于此負粟
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
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

儒術原是
虛實

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
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子墨子曰商人之四
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
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
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
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
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日
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
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

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據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

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

九廢不度
墨突不黔
都是這個
意思

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
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
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
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
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知取也今子
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
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夫善者寡不強說
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
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

能通古今
別然不然
者服此乃
可望之儼
然

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
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
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
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
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
文公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
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
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
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

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

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孰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孰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

子人者
祥于也請
以管子爲
如事老

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

平時世世
臨事忙忙
古今同一
覆轍

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廢，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菑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

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撫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于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

變中妙趣
容若
破極
然儒
之應曰

平時泄世
臨事忙忙
古今同一
覆轍

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廢，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肅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

變而如趣
不察說若
一說破趣
然儒
之應自

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掘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于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為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

今儒者淫
祀非鬼臨
喪不哀是
儒乎是事
乎

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

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

忽事之任
仕妙得引
確和權

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狗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爲子沾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

均解

四科皆必
在三卿之
門

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

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

豈說得之
寒暑勞苦

却此著書
立言內愁
立誠外費
唇舌便是
數病根由

而一門焉。則盜何遠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
視人必強爲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
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
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
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於亡
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
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
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

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以爲長。隱以爲廣。不
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
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
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
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愛利百姓
是教者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然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

遠人不一
遇族則
不祥

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
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
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
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
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
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人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
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
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
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

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教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
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
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
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
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
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
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
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

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吾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

也順於其父之志

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於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空弟。美則以遺其君。君

也順於其父之志

殺賊用禹
千古奇事
今人處此
畢竟如何
下着

墨子
呼則應

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

詩山詩
者一吸模
呼音與語
誅音相去
天壤

一其腐儒
私一是俠
宗揚請君
另擇一位

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鈞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蚍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

刻舟效顰
吳慮可笑

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譬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為得尺布。其不能

所謂切而
是也

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

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

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

墨子新

節葬。國家意音湛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

鑿鑿內百
樣樣好都
奉病發

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掛肺之

如今真秋
鑿鑿的不
畏人非亦
怕鬼難否

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

爾子望之
厚子章子
有不仕今
鬼神多幽
聞者豈皆
不靈所怕
人計慮難
得若干福
祿以副其
祈耳

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視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設

知來逆注
順數百

事後事机
附在數百
平前埋根
者自能
野草

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閻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閻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閻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閻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

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謫。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

全人求戰
自亂此矣

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

就鈎強說
到愛利本

自立言縱

與離

生宗

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快誰可以
絕劍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

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龜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柎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

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
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
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
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
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
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
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

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守間者不內
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
之。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法亦是

賞之亟着

神而明之

守國有餘

莫固其交

義難通作

在而不請

纒

今埋今亮

今突

今附今敢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
 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
 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
 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湮水穴窾空洞蟻
 傳輶輜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
 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
 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

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
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沉機門長二丈廣八尺爲
之兩相如問扁扇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扁扇上無過二寸
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爲度塹之末爲之縣
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幕孔孔攷之各爲
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
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
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

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
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
鐵鏢之門關再重鏢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
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
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
三尺冠長十尺丈辟長六尺二步一咎廣九尺表十二
尺二步置連挺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
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
以竹箭楛趙據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攏攏攏攏

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
 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莖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
 罌盛水有奚奚大蠡容一斗伍步積狗屍五百枚狗
 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七十步積搏大二圍
 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錯容石
 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
 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
 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
 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籬守之

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
 百步一攏攏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
 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
 高七尺樓輻居坵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壅以木
 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
 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
 衝術百步為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
 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
 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關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

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
 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尺
 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
 五寸夫雨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狸渠鑿坎覆
 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
 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厠與下同
 今無此字
 園之厠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
 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
 步一樓扒扒勇勇必重土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

渠之為樓加藉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
 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
 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
 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
 兩扇令各可以自開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
 者二舍共一井鬻灰康糝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
 之備渠謔藉車行棧行樓到額阜連挺長斧長椎長
 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
 一為薪阜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

上城上涉沙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錯焉與涉沙同處木大
 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下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
 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蓋瓦
 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
 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礮
 使重室乎子居下上候適視下儻狀與下進左右所
 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下而來我函使穴下師選本匝而
 穴下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
 之備者蓋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

一壘五築有鎚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
 尺十步一鬪長椎錘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下兩端三步
 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櫓守備
 繕利薪食足以交支三月以上人眾以選吏尺尺和大臣
 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
 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
 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
 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
 葆亦下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

也他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

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

下牧諸盆收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

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內閉二關一

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俱伐代除去

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僎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竹箭

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

待見時召三老死土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奈何子

墨子曰問穴士死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

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宐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

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

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

守圍客宕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

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

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

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

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

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
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
人非亦故人乃亦積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
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
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
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
急澗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
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
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

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
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
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善塗亦實際
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
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
令如窰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
且愚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
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穴者與版俱
前鑿亦版令容予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

以攸當之以予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弓版而却過
一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
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
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
此長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
足三丈一視外之廣狹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
從內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斫井中伏而聽之
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
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

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益蓋井
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輻一束蔗
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
丈端環一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
一柱柱下傳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
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窰皆
為穴月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
兩走為蓋塗亦上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人穴中四
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窰各三

多伏尺字

員艾者令亦窆入伏付窆一刃以二橐守之勿離內
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寸內去實
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
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偏已
而移版鑿一偏頡臯為兩夫而芻豸亦植而數鈎亦
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
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
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
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苴長五節

寇冠

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苴爵穴中照外諸藉
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豸者四尺夫長三
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
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
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
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
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圍池來為作水甬深四
尺堅慕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
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

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豕代代長
七寸我問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發長
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
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
挈為人數為薪樵挈壯者有挈者弱有挈皆稱亦任
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
去城門五步大斬之高地三文下地至施賊亦中上
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
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

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倘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
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
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是以勞
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
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
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
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

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園內內徑四寸左
 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鈎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
 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
 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鈎距
 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
 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
 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
 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麕卷牧矢高弩
 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
 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
 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大
 山昧菜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
 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
 姑亡古亦有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
 弱輕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禽
 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

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吾
城爲之奈何子墨子曰間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
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
陝爲度環中藉慕母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
法爲爵穴九輝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
間以鑄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
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彼機藉之城上
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實行罰

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

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機發

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九三尺而一蒺藜投

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

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

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

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

而直築縣火四尺一鉤楛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

人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

載之間載之門今多字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卽具發之
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
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
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
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
衣爲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
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

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竝船以爲十臨
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轆轤二十舡
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
有方劔甲鞮簪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亦父
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轆轤決外隄城上爲
射儀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爲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亦
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

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
入門中四五尺置窰竈門旁為橐充竈狀柴艾寇即
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
柱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鎗前長尺蚤長五寸
兩鎗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未穴隊若衝
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
客隊疏東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

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
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
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
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
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
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醜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
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鑿亦
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
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令

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
 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全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
 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輻輳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
 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
 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鳥下高丈上九尺廣
 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
 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
 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

狸者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
 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
 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
 上三十步一礮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
 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做裕新布長六
 尺中抽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
 鈇水甌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率乾
 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
 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礮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甌

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為斗城
 上隔棧高二刻亦一未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
 自閉也救圍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填外內以柴為
 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
 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
 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
 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
 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廣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
 城置板亦上冊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櫛若松為穴

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厚高
 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
 橐橐以牛皮鑪有兩饒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
 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
 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
 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
 去而入壅穴殺有佩佩為之戶及關鑰獨順得往來
 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
 內為傳士之日受參約桌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

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
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
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卽穴亦穴而應
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爲
矩戟短弩菑矢自足穴徹以鬪以金劍爲難長五尺
爲釜木屎屎有慮故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
上狸穴中文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傳
置具全牛交橐皮及祛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
之以斧斤爲所屎長二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

四爲斤斧鋸鑿鑿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
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橐臬財自足以燭
穴中蓋持醜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
醜置穴中文盆毋少四斗卽熏以自臨醜上及以泔
目

備蛾傳六十三

會子番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
斷以爲治程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止不止後射旣
疾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

之忽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追之
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爲
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
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
兩端居縣脾中以鐵鑲數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
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
在六步一爲繫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
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爲鐵鑲鉤其兩端之縣客則
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筭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

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
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粹一曰傳湯以當隊
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
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鑿拔長
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刻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狸
三尺大耳樹之爲連及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
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
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
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

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鈔而斲之經一鉤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答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蟲爵穴十尺一下壞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空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

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塹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燃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

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或破
軍殺將以衣爲服以號相得

